





鹿君

熊春領銜主演

孟麗君

新世界戲院榮獲全港首映權將快公映

鎮華土木工程學校續招新生

本校辦理十載，設備充足，學生出驗，遍佈全國。

校址：壽仔莊士敦道二十七號至三十一號

電話：二八三〇

不取學費並奉 賜令每月津貼費九元，高中新生及三年級學生尚餘有額，如有欲報者，請向本校領取報名日期，限九月二十日截止，逾期不候。

校長金曾澄























四 本刊歡迎各方來稿登載後  
並致薄酬  
三 本埠來稿請附貼足郵票之  
信封外埠請自留底稿用否  
概不退還  
二 本刊篇幅有限難容長稿祇  
得盡七利用之務希注意

孫陸

中秋的個月，和我似乎不是特別地有緣。  
一九三五年的中秋，我在東路特快綠色的火車上看着牠。那時我正像其他所有的東北人一樣，愛着「一九三〇」。  
六年中秋，是我從東北逃亡到上海的初秋；那時剛閉了城，住在法界的一家公寓裏三層樓上，第四層上「鍋包麵」的錢錢也沒有。一九三二年中秋我已到了那被占領的長城解放底烽火在瀋陽城下的瀋陽關站去出來了。是爲了逃匿，我和那從北平或南平找出來了的青年一起，藏在沒淹沒的貨車上，我地方去貢獻我們僅有的生命和青春。  
六年中秋，我卻在船上看牠瀟瀟瀟瀟地走了。  
六年中秋，我飛在「順星」一葉蓬蓬上，緊逼上，在塵埃與迷山的淺淺薄雲間，浮起來，輪轉黃的圓月。蒼蓋上的大河，一片如夢的蘆花，自然快是條油蘆蘆的開河。河水裏，發出了自發快的一聲浪。水外是一片細細的銀沙，要散着濕濕的熱氣，十分溫暖，十分甜。月亮的淺淺層上昇，越過雲，越高越白，那神話中的桂樹黃鸝影出現了，那神話傳萬年以來甘居獨獨的嫦娥呢？一個伴隨着兔也都出現了。  
六年中秋，又出來兩顆大星，一紅一白，非常明亮，像輪船掛在兩的兩盞小燈籠。  
在西方，白霧般的渺茫的天邊，也出來一個又紅又大的星。紅得像珠子，像珊瑚，又像是蒼綠來修士最初發亮的。那一點發亮的火花，不時的搖動着，閃爍着，閃閃地地落着。那萬年不息的眼睛，像在被誘惑，又像在搖搖欲墜。

「啊，讓我想一想看，從第二個九一八紀念起，已經三十八了。」那個認識我星的人說。  
「那你們不也變成認識了嗎？」  
「是呀，是的。不過我們最好還是比做星和月。你看，看到月亮身旁的那個大星嗎？我們結婚時有那和星，分手時也有那和星，所以那印象像是永遠不能忘記的。」  
「但在西方別的天邊和顆紅星叫做馬爾斯，」  
「另外一個在東方叫做金星之神。」  
「唉，這才是了，」又有人贊成着。「爲了戰爭，許件伴都分散了；你也是，我也是，誰人底意思，而且我們也都是。」  
「爲了，爲保持將來，誰人底幸福，所以我們都脫光又紛紛的回到戰爭。」  
這時人們都脫光又紛紛的回到戰爭。  
「這時代，歌聲混合着水聲，在大河上齊聲地響着。也有那脫光了衣服跳進河去游泳，從浪花裏傳來他最熱烈的歡呼。也有人在沙灘上跑着，誰聲聲中發覺我們底笑聲。」  
是的，戰爭解放了中國，戰爭解放了中國的每個人，「」解放了每個人自由的心靈。昨日來到戰地，今天就放了生氣和歡笑。  
大河上閃着一層發亮的月光，馬爾斯在天邊向我們歡笑着紅的眼睛，又像一團火花，永遠代表着不熄的真理。你，今日我的頭顱，讓我們向你說吧。  
人在歌唱，水在樂唱。

遺座庄

我這不會走路時，母親就每天把我牽到李舖來玩。我不認生人，對愛愛哭哭的，常在一條闊長的土坑上爬爬的爬，或者鑽在舊牆腳下面的泥縫裏。人家都愛摸我，玩我，我就大哭大鬧。小兒女的小小羞，我就一頓亂打。

母親接給我一條長夕陽，默默地忍受風雨，煮着粥。裏面的僑工十分清潔整潔，煮着粥。右旁立着一個高大的黑漆櫃子，這是貨物的出納處，也是最好的藏寶庫了。經常有一個人站在櫃前高聲招呼主題：「櫃台後旁有一小塊天地似的空間，賣東西的可以在此裏自由地出入，外邊是不許進去的。」裏面立着四隻木架，裏面裝滿了各種香燭、蠟香、白洋綢、紅絲綢、織絨的綢緞，粗大的金錠香，紅紙張，小學生用的文具和一堆堆匣子，擺放著腐醬油。

花籃片，大廚師燒肉片和一些炸菜羹。飯次時候把日光燈和這些紙畫上，安排得妥妥一一。最奇異的一知道是，蘭仁貴大破天盃！，我不知道是誰在慈愛上冒犯紙畫，也許是被我有一種拜英雄的覺悟吧。

到傍晚時，李舖子不但是饅頭舖，雜貨店，而且還變成鄉間的俱樂部，土坑上站着人走動，像擠着一夥人，大家都手舞足蹈。每個臉上都是浮着笑容，聲音甚充之了愉快。他們都很愉快地喝着茶

42

天下

翻牆的，我長大，能壯如小西，去路險些，鴨，自己能在街東。西跑，我天天照例跟羅家父親到牛舖門口，即使父親不帶我去，我也會跑到，因為我們家和它之間的距離離不到五十步遠。這座鋪復安寧地在上面整頓，門前掛紅布條子，上寫着五個白字：「李家模範中學」；房檐下倒懸四十二尺長的綢緞來時，每晚刻着兩個紅字：「官廳來食」，四季搖一搖，油煙香古色古香的，富有風味。我的爸爸曾經迷過我，停滯我的驚目光，使我聯想到舊小說的荒村旅店的情景。

梅是個既勇敢而憂鬱的人，他的脾氣很不好。他從小是個小教堂的看人，小教堂是貧苦的孩子來看門的，他就是其中的一個。

那老牧師是個愛教的人，他教英文和唱歌，他的第一隻歌子是對着父母唱的，假使有在這時候從他身邊經過，無論是誰，看見一個懷獲的孩子，跪在聖母的脚前，擺着手，在唱讚詩，也要流淚的。

那個老牧師也教了這種牧師帶到外國音樂的。

他這個老教師就因丁這種牧師帶到外國的活，一年死過了。梅之已私人回國那裏去學藝的。他終於成了名。

先生從返之後活就陷入絕境，他到了到飯館的後門給洗水盤，他仍到己私人回國那裏去學藝的。他終於成了名。

他回國之後第一個演演唱行的，他得到了最大的采眾。

本來他是有很好的事情去作的，但是當時他被一個富商所邀請，作十三歲兒童的音樂教師，給他一個很大的薪金，超過他以前要求的。

這個富商卻是個民族主義者，並求隨花很低的代價去讓個白銀女人教他的孩子。

主編

吟

\_\_\_\_\_

洋各種

大埔已於去年九月間，派員到全港各區勸募熱心人士籌款。卡得任其前驅。車子大家都站不穩了，你扶我，我攙你，叫苦，喊痛，我這便下重車座了。

非常時期，我們難道連飯都吃不飽嗎？大家穿的都是舊衣服，一位女工說：『金貴的人就比窮人還難辦。』

而後是寒夜，呼嘯着狂風，但兩旁燃起的炭火，仍約有十多分鐘，已夠我們暖和一下了。

二、裁縫班。除了幾里路，一個大國圖的路包圍着一個大園地的路包圍着一條上落客貨的「新」路外，其餘樹上一長方檯子的裁縫班指導委員會（即裁縫工會）這就是簡陋的裁縫工人工所佔有的生活程度。

而成為各種樣式的襪褲、棉布衫等。再裁縫一棉褲、几布衫、皮帶、棉襖、凡布鞋等等。每個工人自己組織、簡便、適用文字等訓練的常識，便在六個月中等練好後分在各地，指導她們設立工廠讓她們能去主持。這裏，可以獎勵去主持開辦的女學員技術，參加生產。這些指導員不但自己可有優厚薪金，同時又可叫各鄉村的婦女都合力工作，聚起些零活品運銷國外，換取外幣。總括來說，這個工作的意義有四：

一、救濟了初中以上失學的女青年。

二、有組織的勞動者各地的貧苦青年亦齊參加生產的疏導工作。

三、使貧苦婦女可得適宜的工作較高的工資而提高她們的生活程度。

四、使貧苦婦女可借適當的服裝遮蓋了她們身體上的醜態。

車房裏堆滿了許多各色各樣的夏布。她們的原料大部分是和中國販來的夏布相敵的。

總社的工作人員共有十七名，其中祇三位是男先生，而其他的亦是重要的職務。對外的，一切有頭主任務，對內則由擔任兩女士及所有各員工共同擔任。她們的服務精神以及辦事能力，實在令人佩服。我心裏在想：誰說婦女是低價廉勞務的呢？

萬女士是擔任保管的，她頭我的舊衣服去看有許多尚未賣出的用品。車房裏面東西雖多，排列卻很有條理。她說：『還有一部份出品我們放在另處損失，以免受霉壞全部損失。』

車房裏堆滿了許多各色各樣的夏布。她們的原料大部分是和中國販來的夏布相敵的。

2

六不然了。

他們門戶比是在黑暗沉沈的地獄裏生活着，這信再沒有別個地方會比東鄉寶女更悲慘。我常在我那鄉村念書的時候，整天看見婦女入的馬廄。這時候我並沒有覺得奇怪，總還是命運的。後來我到城市來求學時，纔是命運的。以後我們到城市來求學時，纔是命運的。以後我們到城市來求學時，纔是命運的。

(一)「婆婆不打成皮杖」這句話，是人所共知，而且爲名實實的。(二)「寧可負荊妻妾，不可不娶」，這是極不合理的思潮，又得很普遍的流行在一個男人的腦海裏。

結婚的禮儀，在這裏是很風行的，它的條件不外乎：(一)父母一個保親切；(二)結婚要有牛馬。娶回一個媳婦，就好像購置一個生產工具。婦女在二十歲如果未經過說媒結婚不祥之物。他們的婚姻絕無經濟上的戀愛。他們都想在未訂婚之前多談話，她希望給全鄉的人羨慕。婦女完全由家長主張，翁姑便隨便可以在她們面前洩氣。

婦女見了男人就要低頭，不能仰視，好像原形一樣地畏避。

由於生活的壓迫，男人多數是經商海外，出於結婚三五年後便離別他的妻子跑到遠方謀生，然而比去至少十數年才回來。

如果單受了翁姑的虐待，而從丈夫那里得不到安慰，尚可勉強強顏的生活下去，可是做丈夫的更要比任何人都厲害呢！好些男人整天睡在家裏，一點事也不做，還要苛求「子酒不滿上」的老婆來服侍他。稍爲有病的男子，便要討幾個老婆來做工生产和享樂。如果在幾個老婆之中他寵愛了一個，其餘的便要受盡非人的虐待。見過幾位高深的婦女雖要起來反對，可是當一的純潔、紳士、鄉公所，不但不得牠們吐一口氣，反要重重的加本壓迫。原來這些人都是些貪婪的啊！

誰也不相信這裏的離婚手續是這樣的的不合理。當男人因錢要而得錢變壞，或發了瘋的嗜好，使夫妻關係變成危險的時候，女子若是要到「鄉公所」去控告，要求離婚，那麼鄉公所就馬上判決地賠五五百塊錢給他丈夫。試問將天做牛馬的婦女，從那時候起得到五百塊錢？反過來求「鄉公所」未必付絲毫的贖娶費？這是什麼法律？

因爲封建勢力的束縛，智識階級，東寶縣女對於民族戰爭，抗戰建國的偉大事完全不不知道。

如果不迅速育她們，訓練她們，解放她們，我們就損失了一部分力量。我們十二分熱誠地希望藍運工作者能充分注意到各地婦女生活的改善，而集中力量，實行救濟。

次刊一千九百三十一年一月一日

100

時沒有

我，其時能時學一點隔隔的破腔，戰戰兢兢的踏上馬路。走幾步，就跌在草山山腰邊溝溝裏，所以自己也膽怯起來。可是那時，路邊人，心裏實在憐憫，而年輕的騎術很精，時刻就停下來，把我，結果總算平安到了師部。○△師長——一位年輕而豪爽的軍人，跑出來迎接我們。在那熱烈的握手中間，我們感到的，常常是肉體的親切，他擁護着，及我們渡過的生活，好好地，他完全忘了樣子的。他介紹我們認識他的參謀以及幾位軍官，而我們的隊長把我們的組織情形和來意細說了一遍。同時代公署向他們慰問及致敬。這班少年師長即換穿完亮的新軍服，經過三、四天的專門，我們的行旅已不經過入營訓練，現在我們可以有把握的住來一個陣地，已經入營訓練。我們的事會一度緊張，輕鬆戰鬥的努力，如今已自己經我

每個人都是到這兒。

我們太遲了，飯後就休息。但是比這遲大的老員時時通的，大早起身，成爲線上的向我。清早起身，我們看見這位英雄了。他們是同志，彼此都

地——給予慷慨援助，有時三四

下，他的回答是：我們和你們

們都熱起來了。我和一個同伴。

，他知道我們一定要決就客應

兩套軍服，給他們穿上，偷偷

一、二、三、四、五、來稿、來稿、來稿

•

前進，猛行十數步，即有武士二名攔過來攔腰，軍官封以口布。於是在前刺，知道險象近了。」軍官們我們傾臥地下，蛇行過去，衣服裏面藏了W字形，約四五一八圓，蜿蜒很長，還有很多沙包，散落在路旁的堆積着。

數十分鐘後，才進到黑漆漆的洞，我們發現士兵們的都哭哭了。大家毫無恐怖空氣，軍官首先對弟兄們，我們是錯的，於是他們接着發問我們打探逃脫的後方情形，國黨動向及詢問問題，我們一一告訴他們的需要，他們聽得是最討厭的境地，那小巢裏，紙有沒法頭發大小，可是受到此裏，得到那裏，被燒小黑屋，祇有此後法頭發大小，可是受到此裏，得到那裏，被燒小黑屋，祇有此後法頭發大小，可是受到此裏，得到那裏，被燒

此外我們最需要的異議物，所弟兄兄弟由此而獲得各種不同的情形，按這已為已知，但說這稱譽比什麼都好。我們希望有一種簡單的禮物，然後送給去。他們說這稱譽比什麼都好。我們希望把牠他們的需要轉達後方。

(下期完)